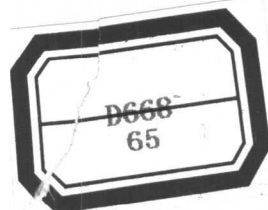


城市人之二

# 阿拉 上海人

陶郎·鄒帥萍等◎著





城 市 人 之 二

# 阿拉 上海人

陶郎·鄒帥萍等◎著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阿拉上海人／陶郎，鄒帥萍等作——初版——臺北縣汐止鎮：  
新新聞文化出版；〔台北縣三重市〕：

黎銘總經銷，1996【民85】

面：公分—（城市人：2）

ISBN 957-8591-76-4（平裝）

1. 社會變遷-上海市 2. 上海市-文化

672.19/201.4

85010955

城市人之二

## 阿拉上海人

作者／陶郎、鄒帥萍等

發行人／周天瑞

法律顧問／蕭雄淋律師

出版者／新新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縣汐止鎮新台五路一段79號4樓之6

電話／(02)6981898

傳真／(02)6981091

郵撥帳號／13201218 新新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經理／詹靜如

責任編輯／蔡盈珠

封面・內頁插圖／陳秋松

封面設計／黃聖文

排版／浩瀚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秋雨印刷公司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4504號

總經銷／黎銘圖書公司 補書專線：(02)9818089

出版日期／1996年10月22日初版一刷

定價／250元 Printed in Taiwan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 關於城市人……

城市，是一個讓你又愛又恨又離不開它的地方。

城市是文明的源起，金錢、權勢、訊息的聚集地；

城市亦是罪惡的淵藪，冒險家的樂園，

有人來此淘金，有人來此尋夢，也有人在此沈淪，不知所終。

然而，城市不祇是資本累積流通之地，不祇是行政劃分的一個單位，不單單是建築物的天空線所框起來的弧線範圍，也不是一個個名勝風景點的組合。城市是歷史的累積，也是市民生活的成因與結果。

未來，人們在謀求經濟發展之際，對於生活環境文化將會有更多的關注；同時，世界各地的城市風貌也不斷在蛻變中。因此我們出版一系列的「城市人」，將盡可能地從各個角度捕捉城市人的生活文化及其變貌，提供您認識其他城市人，以及反省自身城市人的機會。

# 序——再度閃亮的上海

登琨豔（空間設計者暨文化工作者）

按理講像我這樣打從九〇年起，上海入夜之後還是一片黑暗的年代就間續不斷旅居上海的台灣人來說，應該習慣並且可以麻痺到像長住台北的台北人對台北的城市變遷一樣見怪不會覺得有異才對，但是就算我幾乎每次每月到上海小住，祇要一開門就會驚心動魄一番，一則因為上海開發的速度太快，人心也跟著變化太快，另一則實在也因為自己是喜歡城市歷史文化的建築工作者，看著象徵上海城的南京路一夕之間拆除變成嶄新的商場大樓，淮海路也頓時一年不到就讓人找不到歷史風雅上海意象的任何地標，全新得不能想像。今天有事去外灘，經過延安中路、東路、一路也給拆個精光，只剩著名的上海音樂廳，和再拆就找不到上海的大世界，我心口有點痛，雖然我是台北人，上海只能算是遠離台北索居的新故鄉，但是對於他們如此祇求都市更新，不在乎城市歷史的拆建法，我依然還是會看得心痛，想呼籲，想罵人，可是有什麼用呢？到底我只是一個短暫遊居的台胞而已。

對於如此快速而有效率的市政開發，相較於牛車步履的台北建設，我祇能說我還是有此許喜歡共產極權專政的優越性，如果這樣讚美專政政權，在台北恐怕是會被週遭朋友亂

棒打死的。可是如果搞上海建設也像台北如此民主搞法的話，我看上海是不可能在鄧小平南巡四年不到就能大變樣成今天這般規模的，儘管我這專業本位主義以自我標準素不甚贊成，但是如果不是如此搞法，那麼又將如何權宜取捨呢？百年不到的強權租界的外來歷史傷痛建築相對於雄厚歷史的大中國來說又能算什麼古蹟呢？就算今天這些簇新的高樓大廈也祇是第一次的外來經濟強權租界意識形象而已。對於恐懼社會主義國家相繼撲倒的衝擊之下的中國，不是如此飢不擇食的胡吞又能如何呢？儘管腳步過快，難能優劣取捨，但是在已經被實驗算是成功的廣東深圳的壓力之下，上海這中國城市老大怎麼能再多作思索，難啊！就算比較有經驗的港、台、新加坡的介入，有誰能保證一定可以搞得比較好呢？我常無奈地看著一幢幢漂亮的三〇年代精美小洋樓的樓踢了，一年不到同一地點，又見一幢幢新仿洋建築像紙板一夕之間昇起的迷惑中，如此思索，祇是除了感嘆、驚嘆，我能做如何？

新新聞寄來一疊寫上海的文章要我這老上海台胞幫忙寫序，嘿！找我寫序還真看得起我上海多年的資歷難得，原來我以為我在上海純粹只是個人生活形態的另一種選擇。住著住著卻似乎也住出了點心得，又因為平常沒事雜寫有關上海城市生活的小文，積累下來也已經成就了一些個人的資歷。實在說一個搖筆桿專業的人實在很難常居上海，因為今天上海的生活費已經不低，而一般商人如果在生活也算忙碌的上海，想長期寫上海種種似乎也不容易的，選擇逃避台北工作的我卻因選擇急速開發的上海又不幹什麼正事，平時胡亂寫



點生活記趣，多年下來似乎也成為極少數久居上海而能寫點觀察心得的台北人，說來只是一件人生意外得獲；雖然寫文章不是我唯一的職業，但是因為個人不能言喻的鍾愛上海這個又因改革開放再度光怪陸離的城市，住久了，寫多了，卻也能成為一種人生成績，而意外被邀寫序，有點虛榮，這點虛榮如果對上海人來說應該也算光榮呢！祇是我答應下來想動筆卻又心虛了起來。實在是因為自己雖然在上海多年一直祇是一個生活在上海的人，不幹什麼像樣的事，不太參與這個城市，高官權貴一個也不認得，自己專業的建築與室內設計大的一件也沒做過，能懂個啥？在這個特權才能辦事的大中國、大上海像我這樣低調的蟻蠊姿態到底能發多少言論而服人，自己也實在心虛得很吔！

所以，也就乖乖的把新新聞寄來的文章老老實實地一篇一篇讀完；原先我沒弄清楚這些文章到底是誰寫的，讀著讀著發現太多上海用語，並且發現很多看法並不是任何一位台北作家寫得出來的上海深度，納悶之餘，遂電話向新新聞編輯蔡盈珠求證，她說這些文章大部分是上海作家寫的，我才解胸釋然。我還以為台北有人比我更瞭解這改革開放前後的上海呢，原來是上海作家的文章。總的來說，內容多樣；雖然因為不同作者難免重複觀察，但是可以說明的是上海人就是這般如此看上海，一切似乎都以上海為中心，好像上海是中國的龍頭，是中國的全部，自以為是。平心而論，實在是因為這個洋人幫忙開發的中國最大城市幾幾次的重大異動都是因為外力的入侵才促進這個移民城市的靈光跟進。我個人的觀察以為這個移民城市子孫膽子依然很小，祇是一窩蜂的心態依舊，有人開創就有

人胡亂跟風，並且一夜之間整個城市都是同一行動、同一商品、同一服裝款式，開創的永遠是外來人。如果我這樣的說法也寫進本書文內，上海人一定很不舒服，不服氣，但是又奈何，不甘心，卻又能說出一堆道理反對，並且私下另一隻手卻又在行動抄襲出另一類似行爲，尤其是做小生意的。所以我習慣了應付上海人的辦法，給他們一頂高帽子，一些推崇，並且幫他找個台階下，萬萬不得說他們不行，否則你和他連朋友就都也別想交了，經驗告訴我，上海人雖高傲難搞，卻又多少還有一部分講三○年代義氣的江湖遺傳，碰對人，他們依然能爲你兩肋插刀，不求取捨，祇是和上海人交朋友不用心，他們的義氣是出不來的。因此祇是到蜻蜓點水的台北人是感覺不到三○、四○年代上海的江湖義氣的，也就是這些歷史記憶的上海傳說叫我駐足上海，並且等待下一個時代的上海的來臨。

最近這三年來我常對台北朋友說下一個世紀開始，如果不在上海有個工作地盤的話就稱不上第一流華人了，很多台北人似乎聽來刺耳不以爲然，尤其在這期望成爲下一個世紀亞太營運中心的努力當頭這樣說上海是有點損台北人。祇可惜對於亞太營運中心，我們台北說得多，做得少，做得慢，而上海人早鴨划水，說得少，做得多，極權辦法又做得快，一聲令下，快得像古龍小說，說都來不及，你不服氣又若何？等你一切都合法就緒，上海早已經領導亞洲了，你還說什麼呢？說人家不講理？說人家極權好辦事有啥用？祇有當你發現自己輸了，才罵爹罵娘，又能怎麼樣？也許像我這樣過份敏感的人常常是錯的，但是這一次我的上海成爲下一個世紀第一流華人工作重心的幻像似乎是有些根據的。本書文章



說上海人排外，看不起外地人，如果你不會說上海話，不懂上海人習性風俗，想在上海辦點事，恐怕你常會氣得冒煙，我之所以喜歡這個中國人都嚮往又不喜歡的城市，就因為我住久了繳了足夠的補習費，才能如魚得水快樂得不得了，常常我人在台北有事情一通電話到上海就能把事情辦妥。台北人說我厲害，實在說就是因為我繳了足夠的學費，才知道怎麼跟上海人來往。否則我怎麼謔稱自己是在下一個世紀第一流華人的上海人呢？

不過新新聞這本上海作家剖析上海人的種種面面集子，卻也讓我重新審視了我有些熟悉的上海。文章裡所描繪的上海人、上海社會、上海經濟、上海文化、上海交通、上海建設，讓我更清楚的看到上海的廣度與深度和問題。可惜的就是他們不敢談政治，這就是上海人，他們怕了，雖然江澤民、朱鎔基、吳邦國都出自上海，但是平常他們都懼談政治，祇談生意，所以要跟上海人做朋友先談生意，不要跟他們說政治，不信的話，討個沒趣是常有的事。

今天外灘上海市人民政府大樓的招牌拆了，五十年前的原屋主匯豐銀行又要搬回上海重新掛回她的招牌，這是一個上海積極要奪回上亞洲華爾街的行動象徵，她曾經是，祇是暫時蒙塵，從長遠的歷史來看，中止五十年，再度閃亮起來應該是不難的，台灣俚語「手骨打斷，反而勇」，這是我的上海觀察。本集子裡的上海作家儘管並不都是有錢的大款，但是看得出來他們也都有蠢蠢欲動，找到機會點，準備隨時下海的慾望，這就是上海人。

# 阿拉上海人

## 目錄

### 序

再度閃亮的上海

登琨豔

1

關於城市人

1

前言——聆聽上海的世紀心跳

1

文明的悖論

4

冒險與淘金夢

28

上海人的驕傲

54

上海人的求生法則

76

|            |     |
|------------|-----|
| 上海人的市場經濟意識 | 138 |
| 海派文化再沈思    | 178 |
| 上海的遠景      | 200 |
| 上海的憂患      | 238 |
| 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人  | 110 |

# 前言

## 聆聽上海的世紀心跳

這是一部探索上海人性格的書，力求在宏大的背景裡，以科學實證的精神，來反映上海人政治、經濟、文化、風俗的各個側面，聆聽這個背依長江、面向太平洋的東方都市的世紀心跳。

我們這本書以傳統城市與現代城市的分野為脈絡，勾勒出一個大都市的盛衰榮辱，它的人民內心遭受的擠壓、痛苦、擠裂、鬥爭以及上海人民為了生存、尊嚴、富裕而做的可歌可泣的努力，從而揭示出從農業文明走向工業文明的艱難與必然。

對於上海人，海內外智者見智，仁者見仁，也自然難免愚者見愚，最典型的如「精明小氣」，有些恰恰是從小農社會的觀點來看待近代商業行為。小農社會也精打細算，最倡節儉而又最不節儉，比如婚葬時的愚昧畸形消費，其鋪張浪費，似乎正應了魯迅筆下的楊二嫂的名言：真是越有錢便越小氣，反之，有時越窮便越奢侈，窮擺闊，打腫臉充胖子。

一位上海作家這樣言辭激烈地批評道：「我們支持他們那麼多，他們怎麼有權利說我們『聰明而不高明』呢？」

批評儘管批評，偏見可能還是偏見。報上刊載諸如上海人買排骨還得連湯也買回家，

到飯館吃飯弄醬油的傳聞，我們很懷疑其真實性。（是否是在大飢荒年代抑或文革中？但這在北方某重要城市，不是有人還趴在板兒車上舔灑落的黃醬嗎？）這些故事的編排都反映了內地某些人艷羨上海，但總要挑點毛病心理才滿足的狀態。

從小農社會的價值觀去看上海人，難免帶有濃重的農業色彩。一位現居北京的原上海女知青，回憶其插隊在某偏遠山區，穿了一件花棉襖，當地人竟說：「誰家的閨女把花棉襖穿在身上？」又覺得上海人吃不了窩窩頭、棒子麵是嬌氣，「嗓子眼太小了！」自然，那就得向貧下中農好好學習，好好改造一把。

農業社會把「少吃飯，多幹活」當做道德標準之一；把認識五穀雜糧，分辨禾菽當作最高知識（否則便四體不動，五穀不分啦！），不僅與世界文明的距離越拉越遠，簡直是與現代化潮流背道而馳，以這種價值觀來觀照城市青年，確實愚昧得可以。

然而並不是說上海人就完美進步得不得了，作為一個混雜小農遺跡和現代大工業作風新舊並存的都會，恰如林語堂所云：也曾是「中西陋俗的總匯」，這些東西幾經蕩滌反覆，或消亡，或孳生，或以變種苟存，總之，在都市小市民和附庸文人身上，或多或少地體現出來。

因此，如何客觀公正地觀察上海人、剖析上海人是本書努力嘗試的。本書以多元化的風格，凝結著我們「集體智慧或集體愚昧的結晶」，希望為上海人的外觀、心靈、行動作一次艱難的掃描。我們儘量祇像攝像機一樣紀錄生活原貌，少下結論，祇作觀察，但如果

觀點有偏頗失當處，那讀者自己還須獨立思考。我們進行的是「前無古人、後有來者」的新紋事文風的探索，發掘一點新觀念，期待著讀者作深層次的追尋探索。

上海人，在上海生活過、學習過的異鄉人，或者到上海工作、出差、做生意的人們，如果能在與本書的交流中碰撞出一些思想的火花，則我們的勞動也就有了最好的收穫！



阿拉上海人

1

---

# 文明的 悖論





